

又厚又黑 又邪又歪

[长篇小说]

Profiteering
Merchant

奸商

商场博弈如同两个武林高手过招
一试之下，便知对方功力
理性的高手不会硬拼
而是避锋芒，寻弱点，一刀击中对手命门

黄晓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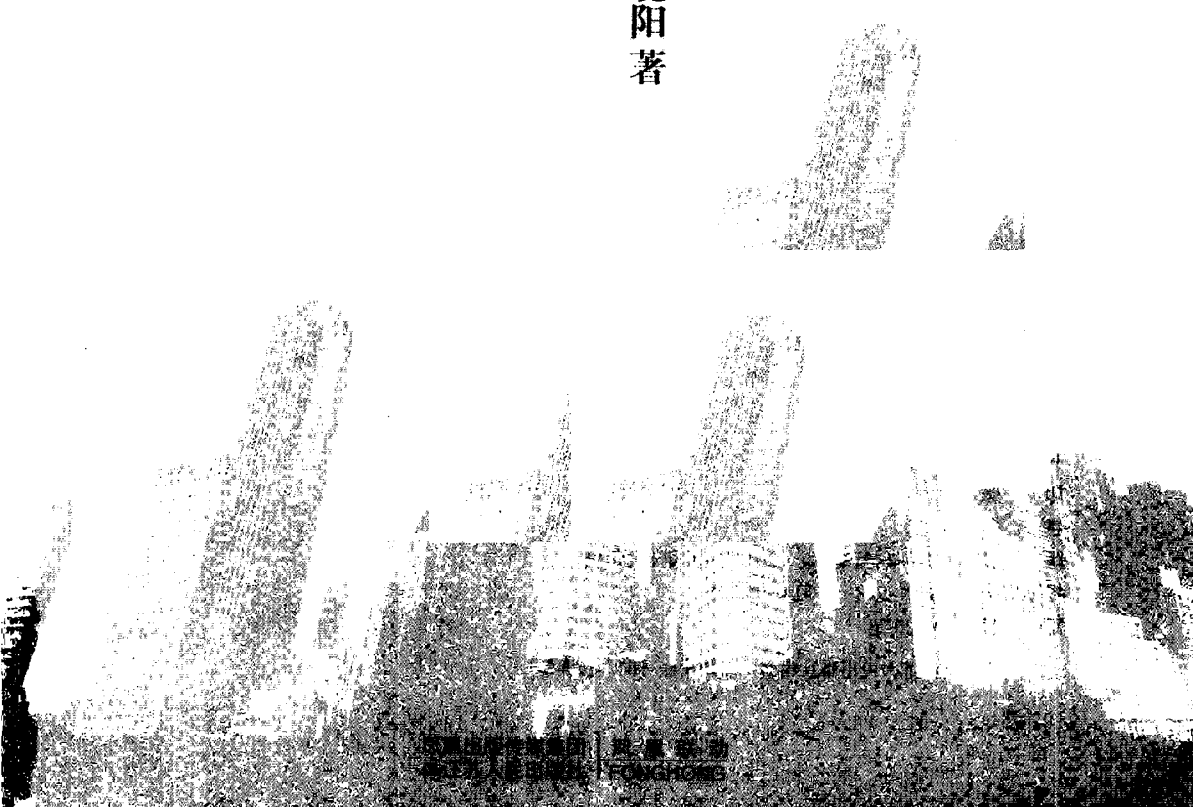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长篇小说〕

奸商

Profiteering Merchant

黄晓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奸商/黄晓阳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214-05508-8

I. ①奸…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1637号

- 书 名 奸 商
著 者 黄晓阳
责任编辑 王 川
特约编辑 周 易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42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508-8
定 价 2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1. 关于欧阳佟的三个比喻

邱萍第一次向王禹丹介绍欧阳佟的时候，王禹丹仅仅只是冷笑了一声。

王禹丹是美人胚子，哪怕是冷笑，也别有一种风韵。事后，王禹丹坦率地告诉欧阳佟，她之所以冷笑，有两个原因，第一，欧阳佟是德山人，而她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德山人。第二，欧阳佟是复姓，而她的老公，恰恰是复姓，叫司马常空。

至于王禹丹不喜欢德山人以及不喜欢复姓的原因，欧阳佟是在很久之后才知道的。

同样，邱萍第一次向欧阳佟介绍王禹丹的时候，欧阳佟对王禹丹也没有丝毫兴趣。他甚至刻薄地说，我没有恋母情结。

欧阳佟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对王禹丹有很深的了解，也不是王禹丹的年龄，真的大到了可以当欧阳佟妈妈的程度，而是因为欧阳佟的刻薄以及身边美女无数且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换句话说，对于年龄比自己大哪怕是和自己接近的女人，欧阳佟没有太大兴趣。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见面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张罗这件事的人是邱萍。邱萍是江南省的社交皇后、省委接待处处长，身后有一个比蜘蛛网还复杂的人脉网，无论是王禹丹还是欧阳佟，都会对她身后的那张网肃然起敬。

邱萍原本约定一起吃晚饭，可欧阳佟说，他晚上有饭局，饭后喝喝茶还可以。

邱萍就说，那好，我们吃过饭后在喜来登喝茶，你直接过来就行了。

欧阳佟晚上确实有个饭局，约他的人是老同学杨大元，已经约了好几次，欧阳佟一直没抽出时间。这并不是说杨大元的饭局有多么重要，恰恰相反，杨大元就是这么个人，喜欢在酒桌上交朋友，除了早餐在家吃，一个月的六十次午晚餐，大概要坐八十张餐桌，有时是几桌轮流转。到了下午五点，如果还没约到人一起吃饭，杨大元心里就会发虚发慌，觉得这个世界可能要抛弃他了。他也喜欢每天带着酒气回家并且对漂亮的老婆伍燕华说，你看你老公是多么的努力，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只差连命都赔上了。欧阳佟知道，杨大元的饭局，去不去都是那么回事，去了，无非是给他长些脸，让他在自己那些狐朋狗友面前将欧阳佟狠狠地吹一顿，说跟省委哪个书记哪个省长关系如何如何之类的话，然后再揽一堆麻烦事，让他帮忙处理。如果不是邱萍约吃饭，欧阳佟根本就没打算赴杨大元的约。想一想，和两个加起来九十岁的老女人一起，能吃出什么情调来？还不如去见杨大元。

吃饭的地点在《江南日报》旁边的德山家常菜馆。这是一个不挂牌的菜馆，普通的三套居民楼，甚至没有装修，看上去很简陋，却是正宗的德山菜。欧阳佟到这里来吃过两次，除了环境显得不太好，口味还不错。

杨大元只请了四个人，欧阳佟之外，还叫上了伍能建，另外两位是年轻女士。杨大元只介绍了一位，说是姓吴。介绍另一位的时候，反倒是问吴小姐。吴小姐说，这是我的朋友，文雨芳。雍州话中，所有Y字头均发R音，文雨芳和吻乳房完全谐音。欧阳佟便说，这个名字好，我喜欢。杨大元更直接，说，吻乳房呀，男人都喜欢的。吴小姐作势打了杨大元一下，说，德行。这个动作有够暧昧，欧阳佟因此知道，这个吴小姐，定然是杨大元的又一个女朋友。至于文雨芳，吴小姐介绍说，是她的好朋友，目前是江南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文雨芳连忙更正，说，还没读呢，要过完暑假。

和以前不同的是，今天的酒桌显得沉闷，一向多话的杨大元，异常沉默。不知是不是刚才涉及乳房的话题让两位年轻女孩难堪，她们也没有话，欧阳佟只好和伍能建随意地聊着。他和伍能建见过一次，知道他是阳山大庙德云大师的俗家弟子，一个半大师级人物，最擅长的是看风水看命相。伍能建记性出奇的好，竟然叫出了欧阳佟的名字，一见面就说，欧大记者，你红光满面，看来最近有大喜事呀。欧阳佟便说，扯淡，我能有什么喜事？伍能建认真看了看欧阳佟那张瘦瘦小小的脸，说，你最近运程不错，做什么什么顺。欧阳佟说，是吗？我怎么觉得什么都不顺？伍能建说，不会呀。桃花运一直很旺，财运也不错。而且，会越来越旺。官运嘛，以前会有些阻滞，不过你不用担心，很快就会大有改善。

上次见伍能建，他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欧阳佟并不当真，转头看文雨芳，见她也正盯着自己。文雨芳有一双灵泛的眼睛，顾盼之间，有一种青幽的光射出来，令人心中一颤。对于女人，欧阳佟可谓经验丰富，他很清楚，追求女人的第一步，就是要让自己的目光去和女人的目光撞击，一旦撞出火花，这个女人，很可能就会在电光火石之间融化。可不知为什么，面对这个女人，欧阳佟竟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心中所有的勇气，一瞬间消失了，如同两个武林高手过招，一试之下，感觉对方的功力深厚，一旦硬接，肯定会内伤惨重。所以，理性的高手，会采取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巧妙地避开对手的锋芒。

欧阳佟避开了文雨芳的目光，转向杨大元，问他，怎么样？听说你们搞发行改革，对你有影响吗？杨大元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别提了，喝酒。欧阳佟一听，就知道杨大元的情绪低落，与这次《江南日报》的发行改革有关。当初，杨大元进《雍州都市报》当发行部副主任，是欧阳佟帮的忙，这次发行改革如果影响到杨大元，作为朋友，欧阳佟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反复问了几句，杨大元才说，这次报社搞发行改革，是以《江南日报》为基础成立发行公司。发行公司属于江南日报集团的二级单位，正处级，和《雍州都市报》平级。都市报发行部的原主任是副处级，想趁这个机会升半级。可这个人没有能力，都市报的发行工作，主要是杨大元在做。他担心杨大元功高盖主，所以想尽办法整他。如此一来，杨大元便处在一个极其微妙的位置，如果得到领导的信任，往上走一下，不仅可以解决社聘，而且，可能升为副处级，担任发行公司副总经理。问题在于，杨大元目前仅仅属于报聘，并不是江南日报社的正式员工，只要这个主任踩准了，杨大元很可能被清理出报社。

听了这话，欧阳佟拍案而起，说，你放心，这件事我替你做主。你们报纸的朱社长和我是哥们儿，总编辑老刘和我关系也不错，我去找他们说说。我就不信，我斗不赢一个小小的发行部主任。

杨大元一再邀欧阳佟出来吃饭，就是为了这个事，得到他的明确答复，心情开始好转，酒兴也就上来了，和伍能建一杯又一杯喝酒。欧阳佟酒力有限，杨大元倒是很照顾他，每次只要他表示一下。伍能建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说着，话题又落到了命相运程。伍能建说，其实，你们两人的命相都好，属于那种大富大贵之相，尤其重要的是，你们两人性格互补，如果两人合作，无往而不利。说过两人，伍能建又单说欧阳佟，他说欧阳佟属于那种想做什么都能成功的人，尤其人缘好，走到哪里都不缺朋友，而且还都是有职有权有才有钱的高层次朋友。他特别提醒欧阳佟，最近就有好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

似乎是为了印证伍能建的话，欧阳佟的手机在此时响了起来。是省广电局一个领导打来的，通报了一个特别的消息，省电视台副台长汪嘉丰刚刚出了车祸，死了。最初，欧阳佟只是当做新闻在听，并且为这个年轻副台长的不幸充满悲伤。

欧阳佟接电话的时候，杨大元开始向文雨芳发起攻击。杨大元这家伙真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当着吴小姐的面，都敢追别的女人。文雨芳嫩得像刚刚冒出土的两片叶芽，那皮肤也不知怎么长的，完全不像是皮肤，倒像是团凝固的奶油。整个脸部，十分精致，没有半点瑕疵。杨大元的女朋友，已经算是漂亮女人了，和文雨芳坐在一起，便成了鲜花和绿叶的区别。别说杨大元这种花心大小见了漂亮女人会动心，就是欧阳佟，也是心动不已。同时，欧阳佟也想，这个吴小姐看来是个傻大姐，哪有身边带个漂亮女人将自己比得黯然无色的？这不是明确无误地怂恿杨大元移情别恋吗？

吃过饭，杨大元提议去唱歌。他的目的，显然不在招待好欧阳佟和伍能建，而是进攻文雨芳。欧阳佟也蠢蠢欲动，甚至想和杨大元来一场比赛。与杨大元比，他在身高外貌上都没有优势，可他毕竟是钻石王老五，和杨大元的已婚之身，是完全不同的。正当他考虑是否答应时，有手机短信来了。是邱萍，问他什么时候到。欧阳佟想起自己还有一个约会，只好告辞。没想到文雨芳说要回学校，也告辞。杨大元于是提议让欧阳佟送她一程，结果反倒给了欧阳佟机会。

坐上车，欧阳佟问文雨芳去哪儿。文雨芳说随便。欧阳佟奇怪了，说，你不是要回学校吗？文雨芳说，不喜欢杨大元那色迷迷的嘴脸才那样说的。欧阳佟觉得这句话颇有趣味，杨大元毕竟是他的朋友，她故意在他面前贬损自己的朋友，岂不是暗示她愿意和自己在一起？他说，不会吧？杨大元好像挺受女孩子喜欢呀。文雨芳说，是些涉世未深的懵懂少女吧？欧阳佟觉得这个女孩有趣，就有意调侃她，说，我竟然不知道你已经中年了，真看不出来。文雨芳说，生理年龄虽然没有中年，但心理年龄难道就不能提前成熟？欧阳佟偏过头看了看她，说，熟了吗？我怎么看着还青嫩得很？文雨芳说，心理年龄是看不出来的。欧阳佟说，那怎么办？拿尺子量？

文雨芳说，难怪你和杨大元会成为朋友，你们有共同点。欧阳佟有些坏坏地说，那是当然，我们肯定有共同点，而且还不止一点，非常多。比如他有喉结我也有喉结，你就没有。文雨芳说，少来。这种弱智的幽默，骗小姑娘还差不多。欧阳佟说，对不起，我又忘了，你已经不是小姑娘，而是大婶。文雨芳说，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击我？我告诉你，本小姐真金不怕洪炉火，这种小CASE，我已经有了足够免疫力。

话虽然不多，欧阳佟也已经得出了一个判断，这个女孩别碰。以他的经验，无论是做老婆还是做情人，那种傻乎乎的女人最好，你说一她不问二，轻松。女人一

旦有了思想，就会经常对你问为什么，这种女人，就只适合坐着品咖啡而不适合爬上床做爱。面前这个女孩，应该就是一个适合坐而论道的女人，和这种女人调情，一个字，累。想明白这一点，欧阳佟对她的兴趣大减，便不再说话，一门心思开车。她却不甘寂寞，主动提了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欧阳佟基本上能用一个字绝对不使用两个字。比如她问，你是记者？欧阳佟说，是。她又说，你在哪家报社？欧阳佟说，卫视。她说，电视台的？电视台是不是很好玩？他说，不。她再说，哪天我去你们电视台玩吧，欢不欢迎？他说，好。

不过，最后欧阳佟将车子停在江南大学门口时，他还是不得不多说了几句话。因为她说，你怎么送我回来了？欧阳佟不得不说，因为我不知道该送你去哪里。车子停下来，她却不动，似乎不想下去。欧阳佟只好再次主动开口，说，难道还需要一个告别仪式？文雨芳说，也不错，要看你有没有创意。欧阳佟说，和女孩在一起，我的脑子短路，只会做两件事。她问，哪两件？他说，吻别和别。你选哪一件？她问，有第三种选择不？他说，有。她问，什么？他说，跟我回去，上我的床。她说，没劲，又是一个色狼。便下车走了。

欧阳佟也没有依恋，驱车返回，向喜来登赶。行驶途中，突然就想到了汪嘉丰的车祸，对于人生无常大为感叹。接着又想，这个消息，为什么是广电局的那位领导而不是别人告诉他？想想那位领导的话，似乎话里有话。再仔细一想，他突然明白过来。省电视台共有五个副台长，三个台长助理，还有六个副总编辑。这十四个人，只有常务副台长和一名年龄较大的副台长是正处，其余都是副处级。可是，副台长和副台长之间，副台长和台长助理之间，以及台长助理和副总编辑之间，实权相差非常之大。以欧阳佟为例，副总编辑中，他的资格属于最老的，一年下来，所有收入，大概也就六万元左右。副台长和台长助理，公开的收入，和他差不多，可人家拥有签单权，一年的消费，可能有六十万。再加上各种人物送的，实际消费能力，就是上百万。现在，死了一个副总编辑，最有可能递补这一职位的，自然是三个台长助理和六个副总编辑。显然，那位局领导是希望欧阳佟争取一下。

想到伍能建说他最近就有好机会，人生难道真有某种命运的力量在左右着？

既然是机会，那就要好好地利用一下。来到喜来登，跨进电梯时，欧阳佟这样想着。

邱萍和王禹丹晚上在喜来登餐厅吃完饭，直接上三十八楼要了房间喝茶。欧阳佟进去时，王禹丹正斜着身子坐在一张很大的沙发上，双脚收起，从身子的一侧搁在沙发上，脚上没有穿袜子，黑色指甲油显得非常醒目。这姿势不是很淑女，却很

优雅。事后，欧阳佟多次回想过王禹丹当时的坐姿，越想越觉得奇怪。无论哪个女人，用那种姿势坐着，大多会显得难看的，为什么偏偏只有王禹丹显得优雅？换个熟悉的人，欧阳佟会指着她说，你看你，像什么样子？像个慵懒地坐在那里等嫖客叫钟的妓女。就算是不熟悉的女人，他也可能这样说，只是看到王禹丹时，他却说不出来。

王禹丹仅仅看了欧阳佟一眼，打过招呼，甚至没有起身，也没有改变坐姿。这一眼，让王禹丹对欧阳佟的印象再打了一个折扣。面前这个欧阳佟，身高估计不过一米六几，瘦瘦小小的，剃着平头，身上竟然有一股很浓的香水味。王禹丹的目光不再停留在他的身上，甚至偶尔路过，也不留一点痕迹。

与此相反，欧阳佟却被王禹丹震了一下。他怎么都没料到，王禹丹竟然是个美女。欧阳佟对于美女的界定是非常苛刻的，在他的标准中，但凡35岁以上的女人，就永远不能跻身于美女之列了。然而，这并不影响他毫不犹豫地将美女的头衔送给王禹丹。他原以为，王禹丹至少应该有50岁，属于那种黑瘦黑瘦的女人，可实际上，王禹丹不是，她是一尊观音。不错，这个名字一旦在脑中冒出，欧阳佟便觉得再贴切不过。她和人们熟悉的观音像太像了，仿佛所有与观音有关的画像，都是按照她的模样画下来的。她的皮肤很白很细嫩，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比如她搁在沙发上的那两条腿，欧阳佟仅仅只是瞥了一眼，便有了一种强烈的好奇。按照他的阅人经验，这种年龄的女人，腿部肌肉只可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那种紧绷着突显肌腱线条显得很有棱角的，那是因为她们想留住青春的尾巴，加大运动量的结果；一种是那种无所用心随意而为的臃肿膨胀，仿佛被发过的面一般，那是中年发福又不注意保养的结果。可王禹丹是个特例，她的双腿线条流畅，既不显紧绷也不显松弛。欧阳佟的印象中，这样的美腿，只有十八岁的女孩才有。唯一显示年龄的是她微笑着的时候，眼角有些纹路，那种纹路并不难看，倒更显出一种成熟女人的丽质纹理。

王禹丹是著名的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江南实业（烟草）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欧阳佟以为，这样的女人，一定是那种叱咤风云的，就像邱萍，其豪放和伶俐，让人叹为观止。可实际上并非如此，王禹丹除了外貌上的大气，整个气质却显得非常小女人，声音悦耳动听，微笑妩媚娴雅，尤其是那一口好牙，是真正的糯米牙，张合之间，有着白得泛蓝的光射出来。如果是在电话中听到她的声音，欧阳佟肯定会误以为她是个十八岁的娇娇少女。最令欧阳佟惊讶的还不在她的外貌和气质，而在她谈话的内容，竟然是穿衣打扮，太小女人了。难道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两个女人谈这类事，欧阳佟坐在一旁完全插不上口，有些尴尬，也有些恼火。

他很想问一问邱萍，你是什么意思？把我叫来，就听你们谈这个？怎么说，我欧阳佟在江南省也算是一个人物吧。他想，再过五分钟，我立即走人。

就在他默念着时间的时候，王禹丹提到了这次的北京之行，神情颇显得有点无奈。欧阳佟知道邱萍去了一趟北京，没料到她是和王禹丹一起去的。欧阳佟随口说，萍姐，你这次去北京，没去看一下武蒙？

邱萍说，我原是计划去的，没想到事情办得不顺，心情搞坏了。加上武蒙太忙，约不上时间。

欧阳佟说，哦，还有你办不了的事？这真是奇怪了。

邱萍说，别说我办不了，我看这事，世界上根本没人能办成。

欧阳佟一下子激动起来，说，那可不一定，你忘了一个人吧？

王禹丹问，忘了谁？

欧阳佟在自己胸前拍了两下，自信满满地说，当然是欧某人。

王禹丹对德山人印象不好，有一个重要原因，德山人喜欢说大话做小事。凡事大包大揽，仿佛无所不会无所不能，但真让他们做，肯定不行。听了欧阳佟的话，王禹丹感觉又一次证实了自己对德山人的认定，不屑地笑了一下，不再出声。

邱萍和欧阳佟熟，根本不在意他这种性格，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你知道我们是去办什么事？

欧阳佟说，只要不是去见总书记，就一定有办法。就算你们要见总书记，我看也是四个字，事在人为。

邱萍说，我们是想去请林飞为江南烟草做形象代言人。

欧阳佟一下子愣了。请林飞为江南烟草做广告？林飞可是新科奥运冠军，亚洲飞人，他的形象就是健康向上的标志，江南烟草是什么？吸烟有害健康，是毒品的标志。让林飞为毒品做形象代言人？太异想天开了，大概只有王禹丹这种女人才会想得到。这个女人，真是太会做梦了。

邱萍说，怎么样？还吹不？

欧阳佟被逼到了墙角，无路可退了，说，我吹什么？我干吗要吹？我这个人，可能有千千万万的缺点，只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都不吹牛。我告诉你，这件事，还真只有我老人家出马，才有那么点希望。

邱萍说，看吧看吧，搞电视的人，就这德行。

王禹丹对欧阳佟印象不好，有意将他一军，便说，你能请到林飞？只要你能办成这件事，要什么条件，你尽管开，我另外给你劳务费二十五万。

欧阳佟再次愣了一下。这世界上，还真有拿手电光当电线杆往上爬的。自己将话说满了，如同项羽将釜破了将舟沉了，退路被自己堵死。怎么办？让她更进一步看轻自己？不行，你玩高屋建筑不是？那我就和你玩太空飞人。

他说，好哇，你去把上海世贸大厦的总统套房租一个月，我就帮你把这件事搞定。

欧阳佟原想，上海世贸大厦的总统套房可不便宜，住一晚，怎么都要一两万吧，一个月下来，得有几十万，加上其他费用，岂不是上百万？你王禹丹是大企业家不错，可你那企业是国家的，如此奢侈铺排，大概无法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董事会吧？只要你达不到我的条件，我也就可以挽回面子了。可他万万没想到，王禹丹竟然说，上海世贸大厦顶楼的总统套房是吧？租一个月是吧？你把时间安排一下，提前把动身时间告诉我，我好预订。

欧阳佟还真没料到，竟然遇到这么个人，和自己铆上了。欧阳佟喜欢吹大牛是不错，但也有一个经验，只要你将牛吹到别人无法证实的程度，那就不叫吹牛了。退一步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少路，只缺少发现路的眼睛和开辟路的毅力。非常努力地去干一件事，只要思考到位，方法得当，没有干不成的。自己是被逼上梁山了，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个女人面前示弱。他稍稍想了一下，对王禹丹说，那好，一个星期之内，我给你答复。

当晚分手，欧阳佟自己开车走了。邱萍是公务员，私务不方便用公车，所以由王禹丹送她。坐在车上，两人便开始谈论欧阳佟。邱萍说，怎么样？王禹丹故意说，什么怎么样？邱萍说，欧阳佟呀，你对他印象怎么样？王禹丹坦率地说，不怎么样。我相信你说的，他才华横溢，但仗着自己的才华，喜欢夸夸其谈。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邱萍将奥迪车的座椅向后移动，将自己的双脚从鞋中脱离出来，搁在面前的仪表板上，身子尽可能地往后靠。王禹丹说，你看看，哪有一点女人样，难怪你老公要和你离婚。邱萍反唇相讥，你淑女呀，你淑女又怎么样？你老公不也让你资源闲置？王禹丹又说，这个欧阳佟，应该很花吧？邱萍说，怎么样？对他有点兴趣了？王禹丹说，本官如果对男人有兴趣，也轮不上他吧？邱萍说，说的也是，这小子是个怪胎。

对于怪胎一说，王禹丹并不认同。在她看来，欧阳佟就是一个典型的德山人，喜欢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眼高手低，整个人活在一张嘴。这种人幸好从事的是新闻工作，物有所值，人尽其才。新闻嘛，需要的就是吹牛，大跃进的时候，报道粮食亩产超万斤，那才是新闻的极致和根本。也难怪省里的领导喜欢他，他能将人家手里的稻草吹成金条，将人家心里虚妄的梦幻吹成真实，这自然就是名记本色。王禹丹可谓阅人无数，她太了解这类人了，如果和他们谈话，你确实常常能够被他

某种思想的闪光炫目，但如果你让他们干实事，什么都干不成，哪怕是將一壶水烧开，都干不好。

邱萍自然更了解欧阳佟一些，她告诉王禹丹，她对欧阳佟有三个形象的比喻，一是刺猬，一是弹簧，一是某种机械玩具。王禹丹怎么都无法将这三种东西和欧阳佟的形象联系起来，便希望邱萍进一步解释。邱萍说，这小子就像一只刺猬，绝对只能顺着毛摸，否则，你的手会被扎得鲜血淋漓。他那张嘴是刀子，伤人无数，却又令人无法还击。王禹丹认同这种比喻，她觉得，欧阳佟给自己的印象就是如此。邱萍接着说第二个比喻，他就像性能最好的弹簧，不压不弹，越压越弹，压力越大，弹性也就越大。对于这一点，王禹丹觉得也对也不对，弹簧的反弹是一种力量，而欧阳佟的反弹，是一种狡智。邱萍的第三个比喻是某种机械玩具。她说，机械玩具都得上发条，如果不拧发条，它就什么都不是，一旦拧紧了发条，它就动了起来，又蹦又跳，而且跳得特别欢。对于这一点，王禹丹并没有直观感受，不置可否。

邱萍说，请林飞做形象代言人这件事，说不定还真能成。王禹丹当即大表怀疑，说，本宫和你邱大师联手都不能办成的事，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办成？

换个场合，邱萍会认为王禹丹的话是绝对真理。她自己就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说过，她和王禹丹是绝代双骄，只要两人联手，没有她们办不成的事。可这一次面对欧阳佟，邱萍似乎没有了从前的自信，尤其是在林飞以及国家体育总局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

邱萍说，说实话，我认识的人不少，能和他比的，还真没几个。他下定决心要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只可惜，他天性浪荡，自命不凡又大大咧咧，还特别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对待任何事，大概只有几分钟热度。王禹丹说，照你这么說，还真值得一试？邱萍说，我刚才说了呀，他是属弹簧的，你越压，他跳得越高。不信你试一下，我估计，最后他如果没办法可想了，就算是绑架，也会将林飞绑到你的面前。

其实，王禹丹仅仅只是顺了邱萍的话题，对于欧阳佟这个人，从见第一面开始，她已经盖棺论定。更深一层的原因，她一直都在物色一个人，希望和这个人一起，做一件大事业。显然，欧阳佟的差距太大，此事不说也罢。

2. 仕途的一次失败经历

第二天上午，欧阳佟来到了江南日报社，替杨大元跑关系。

杨大元是欧阳佟穿开裆裤时的朋友。杨大元和欧阳佟是上下村，两人的一切，

似乎全都是反着来的。欧阳佟比杨大元大两岁，可欧阳佟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杨大元才上小学一年级。原因是欧阳佟六岁入学而杨大元八岁才被父亲用牛鞭子抽着赶进学校。别看欧阳佟读四年级又比杨大元大两岁，身高却比读一年级的杨大元矮一点点。欧阳佟一直矮小，总是人家欺负的对象。杨大元人高马大，从小就是打架大王，虽然见谁打谁，不需要理由就动手，却服欧阳佟，成了他的保护者。欧阳佟读初中的时候，杨大元才上小学三年级。乡中学和村完小，两所学校相距约一公里。杨大元智商不是太高，读书不行，也没有兴趣，常常逃学跑到中学去找欧阳佟玩。欧阳佟虽然也贪玩，可成绩非常之好，两年后，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入县一中。又过了两年，以全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欧阳佟在他那个乡创造了很多第一。时隔不久，读书不行的杨大元，找关系改户口当兵去了。欧阳佟大学毕业，坚决要求回江南省，后分配到江南电视台当记者。杨大元在部队入了党，因为没有文凭，提干无望，只好转业，在深圳打了三年工，然后自己开公司。又过了三年，杨大元从深圳回到了雍州，还带回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在雍州，杨大元做过很多生意，卖过服装，开过餐馆，还开过小百货店。杨大元的这些生意到底成不成功，欧阳佟不十分清楚。按照杨大元自己所说，他的每一个生意都是极其成功的，可欧阳佟有一个疑问，如果成功，你为什么不接着做下去？两年前，杨大元决定关掉他的餐馆，希望欧阳佟帮他找个活做。欧阳佟说，你的餐馆开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干了？杨大元说，餐馆倒是开得很好，可赚的钱都在账面上。他对人太好了，社会上朋友太多，谁来吃饭他都签单。他老婆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不准他来餐馆，可人家只要给他一个电话，他同样买单。欧阳佟一想，杨大元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的餐馆还真不能开下去，就跑到江南日报找熟人，最后为他谋了个《雍州都市报》发行部副主任的职位。

现在的新闻单位都搞双轨制了，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报社则有社聘、报聘和部聘三种。社聘就是由江南日报社下文聘用的员工，也就是老体制下的正式员工，待遇相当于国家公务员，其行政职务尤其是副处级以上职务，由省委组织部承认甚至下文。报聘是由下属各子报签约聘用的员工，部聘则是由下属子报的各部门聘用，虽说报聘和部聘都属于临时工，但临时工和临时工，还存在差别。报聘员工，要履行一定的聘用手续，聘用或者辞退，需要经过各子报社委会或者编委会，干得好的，可以获得社聘资格。部聘则基本属于打声招呼就可以进出，什么手续都不需要。

杨大元属于报聘员工，在雍州都市报内部，承认中层干部待遇。欧阳佟之所以要替杨大元出头，就因为他认定杨大元又是一名体制的牺牲者。杨大元进发行部之

前，《雍州都市报》的发行量只有十二万份，两年多以后的今天，发行量已经上升到了二十五万份。这一倍多的发行量中，有多少是杨大元的功劳？欧阳佟从未过问此事，但从杨大元平常谈话中，他也知道个大概。杨大元分管市场销售，而他的顶头上司，却是体制内培养出来的，没有市场感觉也不懂经营，最在行的是玩权谋，喜欢在几个副主任之间制造矛盾，以便相互制衡。

有功不奖有过不罚，这是体制内最典型的弊端。作为新闻记者，遇到这类事不拍案而起，那一定是血冷了，何况杨大元是自己的好朋友，好朋友被卸磨杀驴，他不出头谁出头？

欧阳佟直接去了江南日报，报社的几个主要负责人他都熟，也没想定具体找谁，各办公室转转，撞上谁就找谁。结果，最先撞上的是总编辑刘承魁。

刘承魁原是晚报的老总，调到日报不到半年。当年，刘承魁在晚报还是新闻部主任的时候，欧阳佟就和他认识，并且有一定交情。后来，彼此一直保持来往，欧阳佟曾帮他的忙，将几个人安排在电视台，相反，他却从没有找过刘承魁帮忙。欧阳佟也知道，找人家办事，最恰当的方法，是先打个电话，约人家出来吃餐饭，将要办的事情在桌面上搞定。不过，那种方法比较适合较大的事，杨大元的事，对于欧阳佟来说，只是一件小事，无论是找刘承魁或者某一个社委，就可以办妥，兴师动众，就没有必要了。

两人一见面，刘承魁便将欧阳佟抱了起来。这个动作，确实有点让欧阳佟吃惊，自己个子小不假，刘承魁毕竟五十多岁的人嘛，难道自己轻到了这种程度？刘承魁热情地说，欧阳老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欧阳佟说，什么风都可以，只要不是阴风。刘承魁主动替他沏上茶，说，这是你们德山茶，极品德山毛尖，据说一年只出十斤，你尝尝。欧阳佟举着茶杯说，看来，当日报的总编辑和当晚报的老总，待遇就是不一样。刘承魁说，你损我呀？说吧，找我什么事？

欧阳佟说，你荣升日报总编辑，我原本早该来祝贺，不过我想，祝贺的人肯定很多，我就不凑热闹了。等你当了宣传部长，我再专门祝贺。刘承魁说，你这个小欧，尽拿我开涮，我哪是当宣传部长的料？欧阳佟说，不肯说真话了吧。既然如此，那话就到这里止了。反正，等任命下来的那天，你得请我的客。如果不请我的客，即使你是我的领导，我也要到处臭你。刘承魁略想了想，立即知道欧阳佟并非盲目猜测，便换了一种表情，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正为这事苦恼呢，老弟你信息灵通，帮我参谋一下，这件事，到底是对我有利还是不利？

欧阳佟何等精明的人，立即明白了刘承魁这一瞬间的各种心理活动。最初，他

提起此事时，刘承魁本能地觉得他只是捕风捉影，因此想否认，后来想明白了，这件事还属于高度机密，知道的人非常之少。欧阳佟和上级首长走得近，消息比别人灵通。所以，刘承魁觉得没有必要在他面前做样子，大方承认此事。后面这句话，正说明他此刻的忧虑。若以级别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日报总编辑是平级，都属于正厅级。可是，正厅级和正厅级又不同，宣传部长是省委常委，排位在非常委的副省长副书记前面，远远高于普通的副部级，所以，宣传部副部长这个正厅，在宣传部和正处也就差不多。江南日报社社长和广电局长，因为是省委委员，比一般的厅级又高，表面上，宣传部副部长是他的领导，实际排位，又在两位一把手之后。这几个正厅级职位中，日报总编辑职位最低，调任副部长，自然是升了。可是，作为总编辑，还有一条直线，那就是直接升任社长。升任副部长几年后再担任社长，就成了曲线。何况，由总编辑去担任副部长，还可能是明升暗降，有可能是被社长给排挤了。刘承魁之所以有此一说，正是担心后两种可能。

欧阳佟说，你有什么好犹豫的？丁部长以前在地市州工作，没有抓过宣传，他需要一个懂行的人当他的助手。刘承魁还有点将信将疑，说，这么说，这件事是丁部长的意思？欧阳佟说，不是丁部长的意思，你以为是谁的意思？丁部长在下面当副市长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还没有到省里报到，我专门下去看过他。他说希望找个懂行的人当副部长，我说，没有比你更合适的。

刘承魁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欧阳佟见时机不错，便说，我今天专程登门拜访，一来是祝贺首长高升，二来，是想求你帮个忙。刘承魁说，这是什么话？只要是你的事，不违反原则，坚决照办。就算违反原则，调整一下，也办。欧阳佟将杨大元的事说了，刘承魁的态度立即有点变化。他说，杨大元？怎么是他？欧阳佟说，怎么不能是他？他是你们报社的大功臣。当初，都市报发行只有十几万份，在江南省只是老三的位置。他抓发行，两年迈上几个大台阶，现在已经发行二十多万份，仅比晨报少几万份，将晚报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稳坐了老二的位置。我敢说，都市报若想和晨报争天下，没有杨大元，还真不成。

刘承魁说，我怎么听说，他的发行量有很大的水分？欧阳佟当时有些恼火，说，发行量怎么做假？谁这么说，让他做出来看看。刘承魁说，你还别说，发行量做假，方法多得很，比如说吧，我们销到火车站的报纸，一张只有一角多钱，这个价钱，可以直接拉到造纸厂去打纸浆，每一张大概可以赚不少。欧阳佟的脑子飞快地运转了一下，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杨大元来之前，都市报只有十二万份，现在是二十五万份，如果将多出的十三万份，全部送往火车站，那是好几大卡车，谁敢做这种蠢

事。如果运往别的站点，批发价不一样，需要两角多钱，每一份要亏好几分，一年下来，那也是超过百万的亏损。这个钱，他个人肯定赔不起。欧阳佟也不愿将话说得太满，便说，我听说，销往火车站的报纸，直接送造纸厂打纸浆的情况，不仅仅是都市报，晚报和晨报，都存在，但相对而言，量肯定不会大。这种手段，相信你一定清楚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手法，实在是太低劣了。

刘承魁说，有关杨大元的事，他只是听到一些说法，并没有作更深入的调查。他向欧阳佟保证，报社正在搞发行改革，缺的就是优秀的发行人才。这件事，他将仔细了解，如果杨大元确实是人才，他不仅要杨大元留下来，而且，要建议社委破格提拔他为发行公司副总经理。

欧阳佟相信，杨大元肯定会有些小问题，比如吃吃喝喝什么的，大问题不会有。他之所以遭遇打压，在于他这人脾气很坏，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得罪了人。既然刘承魁肯出面，事情一定容易解决。

从报社出来，一路上，欧阳佟开始考虑自己的事。局里那位领导给他打电话，意思很清楚，要他把握好机会。他心里也非常清楚，这种机会，他把握不好。他可以直接去找宣传部长，甚至去找省委书记，只要他们任何一个人开口，这个职位，肯定就是他欧阳佟的。问题在于，为别人说情，他没有一点问题，比如丁部长希望找个懂行的副部长，他推荐了刘承魁，可是，如果为自己的事，他开不了口。但如果不找人，他知道这个位置肯定不属于自己，根本原因在于局长杜崇光并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原因，却是因为欧阳佟觉得此人是个无耻政客，除了玩弄权术，一无是处。

男人都有入仕情结、英雄情怀。欧阳佟才三十六岁，当副总编辑，名义上是副处级，却已经是技术职务的最高级，总编辑是台领导，且只有一个职位。更为重要的，副总编辑是内部粮票，只有局里承认，一旦当上副台长，情况就不一样了，档案便由省委组织部管，真正进入了高级公务员行列。因此，欧阳佟肯定是要努力一下的，到底找哪个人，怎么找，他还没有想好。既然没有想好，那就暂时忙王禹丹的事好了，毕竟那是二十五万元，相当于他四年的全部收入。

欧阳佟心里也很清楚，王禹丹这笔钱不好赚，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可能赚到。王禹丹和邱萍是什么人？一个是江南实业（烟草）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是江南省委接待处处长。官场是一个男人世界，能够在这个强大的男人世界里如鱼得水的美女蛇，绝不仅仅只有漂亮的外貌和长袖善舞的交际手腕，还必须聪明绝顶世事洞明，当然，还有极其关键一点，无论是在江南省还是在北京官场，都要有强硬的靠山。这样两个人物从北京铩羽而归，只说明一种情形，这件事办成的可能

微乎其微，至少从北京办成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那晚和王禹丹邱萍分手之后，他悔得肠子都青了，坐在车上时，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都是这张嘴惹的祸，干吗要吹牛？可要他将说出去的话捡回来，杀了他也不肯干。男人嘛，一言九鼎，既然说了，就一定要为自己说出去的话负责。

只要有时间，欧阳佟就琢磨，这件事，难道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林飞一战成名，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名为了利吗？拿一个奥运冠军，能够得到多少利？说得好听，几百万，可实际上，奖一套房子就占去上百万，你还得缴一大笔税款。还有一些企业的奖励，全都是以物充奖，以物折价。真正拿到手的真金白银，也就是国家和省市所奖的几十万元，这些现金，本身要缴税，还要拿出来为其他物质奖品缴税，最后是否有点余钱剩米，实在太难说了。做形象代言人就不同了，影视明星做形象代言人，一线明星的价格大概在三百万左右，有些大牌明星谈的是税后价。林飞不是普通的明星，而是国星，遇到的又是江南烟草这样的冤大头，如果拿出六七百万的代言费，林飞会不动心？最最重要的是，这六七百万，其实是为林飞定价，往后再有人找他代言，水涨船高。相反，如果先接下一家普通企业，将身价定在三百万，甚至低于影视一线明星的水平，以后要涨起来，空间也有限。

古代军事家的经验告诉欧阳佟，正面攻不下，你就侧面进攻，侧面攻不下，你再正面进攻。反复攻还攻不下，你就立体进攻。这种事，就像追求一个女人，以他的经验来看，只要功夫到位，世界上没有攻不下的女人城堡。

欧阳佟选定的侧面在上海，那里是林飞的家乡，而恰好，那里也是欧阳佟的母校。欧阳佟当年的同学，现在相当一部分，是上海市处局级以上干部，当年的导师，现在已是复旦的校长、上海市政府的决策顾问。他不相信，打通这些人脉，不能开辟一条通往林飞后院的道路。

一周后，欧阳佟给王禹丹回话，除了让她预订世贸大厦总统套房，还希望她请一个有绝活的高级厨师。欧阳佟想，皮球我又踢回去了，下面看你接招了。此事如果能办成，自然是好事，毕竟有二十五万的收入。如果可能，将广告策划和制作一起接下来，说不定能赚个一两百万。真的如此，自己就成立一个公司，不用再受广电局长的鸟气。

下午，王禹丹的电话来了。厨师正在联系，世贸大厦的总统套间现在没空，要到一个月以后。

晚上，杨大元再一次打电话约他吃饭。地点还是在德山人开的那间家常菜馆，除了吴小姐和文雨芳，杨大元再没有叫别的人。见了面，杨大元就拿文雨芳开玩笑，